

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  
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大字之下  
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  
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  
行密之父名怵怵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  
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  
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  
大夫爲御史大憲更可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  
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

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  
大卿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  
而云行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  
略而不書予又按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  
爲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爲團練使同將  
兵擊楚爲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也  
禰衡輕曹操

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正亮英才卓犖志懷霜  
雪疾惡若讐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

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爲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爲融所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蜮之雄其勢决不兩立非融誅操而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

賤曹操故陷身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嶮巖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

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効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摯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爲精當也

### 禁中文書

韓魏公爲相密與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

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劾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行廊下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邁言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文字須是密邁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請通進

司上曰也只翦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  
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惟御藥是學士  
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今則不  
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納上曰極  
好於是七日間三得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畏  
漏泄如此

其詳見於所  
記見聞事實

###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棄  
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  
旨也

###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  
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  
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  
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

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  
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  
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紀重而鎮之繫絕  
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  
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按孔  
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  
但於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  
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  
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

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  
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于世今讀  
其文略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  
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  
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  
唯小星一篇顯爲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  
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爲

之辭而鄭箋爲甚其釋肅肅宵征抱衾與綢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綢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况於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雷之指同

###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爲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

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  
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  
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  
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  
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  
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  
仁仲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  
人柰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  
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  
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爲可笑紹  
興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炤父已  
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只封贈  
一代父旣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其母范氏  
歐陽氏爲秦國魏國夫人蓋樓公雖嘗爲執政  
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  
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仲說已贈太子太

保加爲宮傳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爲太保而轉運司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旣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以祖爲言遂復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

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爲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爲注畢爲濁昴爲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爲定星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  
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  
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  
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  
中即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孫謁者孫  
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  
所志徃徃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

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  
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  
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  
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  
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  
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  
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  
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  
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  
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  
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  
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選孺  
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  
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  
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吏

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為  
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  
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  
德如此與武帝黜武窮兵為霄壤不侔矣然班  
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  
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

中耳堯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  
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  
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虺蜴胡然厲矣之句  
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  
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  
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  
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  
嫌以正月為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  
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

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  
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  
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勣但為  
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為觸犯此數  
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  
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  
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徃徃暗  
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太祖

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  
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為進太宗諱字內有从  
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為人姓如故高宗諱內  
从勻从口者亦然真宗諱从心从亘音胡登切  
若缺其一畫則為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為  
常矣

###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  
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

容齋三筆 卷之十一  
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  
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  
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為諸公言今一變成式  
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  
為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李愿為江東提刑以  
父名中所部遂呼為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  
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  
為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入  
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  
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  
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  
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為郭藥  
師矣儻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  
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為難  
日至亘温不能留王猛使為符堅用唐莊宗不  
能知韓延徽使為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

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  
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  
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  
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峴山川風俗有  
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  
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  
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  
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  
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

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  
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  
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  
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  
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  
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  
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  
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  
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

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為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為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衛道永鼎吉之

徐枏楮温台衢吉之檇永澧處之槻樟潭柳明  
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衢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  
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邠宜聖庫  
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  
梓信之石青石碌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  
之藤黃孟澤之槐華號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黃  
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兗澤之  
墨歸歙之漆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遺所在  
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

鑄治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  
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  
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  
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及二  
十年天火一夕焚蕪但存一殿是時役徧天下  
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  
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  
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為盛世惜之國史志載  
其事欲以為夸然不若掩之之為愈也沈括筆



談云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辰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為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

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

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  
為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  
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  
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  
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  
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後在僮耳作觀棊詩記游廬山白鶴觀  
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云五老峰前白  
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

士誰歎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  
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  
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  
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  
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  
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  
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為七政

容齋三筆 卷之十一  
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等語乃是覬覦富貴為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為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師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韓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

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  
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  
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  
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教擾龍六擾之類以  
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  
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  
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  
潰于成革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康成箋  
毛詩潰成與毛公皆釋為遂至於潰茂則以為

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為異同如此

### 鎮星為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  
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  
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灾最久然以國  
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  
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  
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為害也  
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

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遷  
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而  
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也輕速  
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  
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  
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  
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敘引程公罷廷尉賓客

反覆事晁君成詩集敘引李郃漢中以星知二  
使者事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  
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  
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  
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  
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  
荔枝歎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

容齋三筆 卷之十一  
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  
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  
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  
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  
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  
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  
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  
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  
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  
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  
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  
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  
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  
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  
年輒為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為  
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  
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  
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是  
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  
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  
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  
公初請記坡為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

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  
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  
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  
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  
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  
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  
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  
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  
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泰秋娘三女

白樂天鶯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鶯子眇眇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二絕句首章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鶯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冢上來見說白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泰秋娘三女

白樂天鶯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鶯子眇眇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二絕句首章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鶯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冢上來見說白

容齋三筆 卷之十二  
揚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  
秦娘歌云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為吳  
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  
薨出居民間為蘄州刺史張慜所得慜謫居武  
陵而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  
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為歌其事云繁  
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  
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  
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

夕朱弦已絕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  
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  
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  
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  
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見之於  
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為豫章姝  
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  
相見三日已為踈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娛飄  
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

容齋手集 卷之十二  
徒洛陽重相見綽綽為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  
更能無問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  
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  
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  
筆故名傳到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  
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眄眄節義非秦娘好好  
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

詩曰公生開元閒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  
死蔡州叛其賢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帝數十  
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  
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  
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南畝常  
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  
載勇夫悞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  
鳴江西然此篇不為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  
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

容齋三筆 卷之三  
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  
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為前古惜忠臣德  
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  
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  
嫉忠假柔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  
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九馬須麒麟童之詩  
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  
也

###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  
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  
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  
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  
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  
同則可見矣

### 曾皙待子不惹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惹至云因鉏菜誤  
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

容齋三筆 卷之十三  
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為陷父於不義戒門人  
曰參來勿內予竊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  
為之辭且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  
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  
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為人之賢  
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  
忍而謂哲為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  
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  
志中殊為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  
一紙字體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  
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  
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  
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  
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  
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頻入夢冬凋  
峰木雪縞廬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時吹筍排林

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  
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  
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  
遙相望兩馬駢立真驪驕一馬脫去仍騰驤浣  
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  
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  
思家獨立衙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窻  
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  
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峰巒

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謂山若  
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歎習氣也其說可  
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  
御未敢遽有請故王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  
鄉來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方用贅  
食太倉為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為

耿耿予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  
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早且脫風塵吏  
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  
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  
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躋大用者如  
王黃州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  
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  
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  
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君謨襄  
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覲諸公皆不  
遇尚書學士或中年卽世或遷謫留落或無田  
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  
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寫興花竹間亦然歸去  
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  
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衆

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  
圍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  
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  
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  
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不粒  
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  
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

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  
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  
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  
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為人清淨恬寂所謂達  
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  
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  
為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



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  
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貶  
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偉述  
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鄆  
陽郡諸軍事檢校鄆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  
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地大  
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  
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  
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鄆陽縣令一人尉

二人又專檢校官鄆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  
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  
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鑄  
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  
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  
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  
本末至或疑為當入都堂治事邸報至外郡尤

所不曉邁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為兩省長官  
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  
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  
李晟韓宏皆為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  
國事懿僖昭之時員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  
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  
皆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  
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  
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大武行德成

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  
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  
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  
時兼中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  
相拜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  
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佾與允弼允良  
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  
佾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例蓋  
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元

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  
為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  
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  
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  
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着意點檢  
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  
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

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  
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  
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  
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  
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  
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真  
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  
歷道慶歷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  
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

容齋三筆 卷之十二  
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  
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  
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  
矣 云云 是之謂知體

###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謂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  
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字謂尚  
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為

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  
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為侍從蓋相承不  
深考耳予家藏王泂春秋通義一書至元和年  
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  
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  
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槩楊偉刑部  
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  
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  
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

容齋三筆 卷之十二  
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  
員為額劉沆作相典領温成后喪事以王洙同  
其越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為一時言者所  
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  
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為福蓋投機  
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  
也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為

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  
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  
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懌即日赦出  
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  
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  
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  
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為許史恭顯  
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殺廷尉

元帝不省為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  
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  
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  
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揚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  
之與嘉分而為二傳注者皆未嘗為之辭然則

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  
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中臯陶矢謨  
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話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  
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臯陶  
乃為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  
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  
指為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

為故事所無按照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  
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總階官之誤宰相  
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  
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  
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  
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  
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

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昶皆一時  
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益為蕭條  
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  
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  
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為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十三則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為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詁雖詁曲聲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十三則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為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詁雖詁曲聲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

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  
是以餽余口臬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  
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  
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  
敢止孔悝鼎銘曰八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  
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  
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

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  
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風美陽鼎  
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柶邑賜爾旂鷩黼黻珣戈  
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  
銘未嘗不粲然何為傳於今者艱澁無緒乃爾  
漢去周末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  
告宗廟羣臣上壽竇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

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睢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絀之又何也

###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

畫之為雞鳳凰之形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娑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為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為牛形象尊純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

為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為可笑也

###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匱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者數事於一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東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為乖看

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匱則又以為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乙鼎曰父己者雍己也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至父己尊則直云雍己之子太戊為其父作子按以十干為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報癸

已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  
商公非禹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  
子者為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  
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  
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秋  
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  
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祀文  
公名益姑周絲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為郤克  
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邪予

按左傳駒伯者卻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卻氏  
三鄉錡曰駒伯犢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  
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叔液鼎曰考諸前代  
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  
族歟夫伯仲叔季為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  
指為叔夜之族是以叔為氏也周州鹵曰州出  
於來國後以州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  
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予按來國之名無所  
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